



西日本新闻 文化版

1988年9月26日~10月8日

默默地挥动铁锹……

昭和三十七年。临近冬日的十一月十五日，九州派的“英雄们的大集会”在福冈市百道海水浴场举行。

夜幕降临，当各种意外事件在眼前上演时，宫崎准之助仍执锹在浪花拍岸的沙滩上持续挖掘。没有观众注视，从晚七时许持续至深夜挖出的六个宏伟深坑，当夜便被浪涛冲刷得荡然无存。正因是如此徒劳的行为，才在“九州派传说”中显得格外震撼人心。

当东京作家向埋头挥锹的宫崎搭话时，他顿觉“我是谁？”的回应远远不够。“仿佛被追问更根本的存在意义，我竟无言以对。”自那日起，他便在持续叩问“我究竟是什么”的同时，执起雕刻刀刻画木头。

重新审视雕刻

当时我在北九州市的小仓聋人学校任教，但“我并非一位优秀的教师”。虽然也担任过工会分会会长，但他坦言：“安保斗争之后，民主主义神话的虚伪面貌逐渐显露，工会干部们敷衍了事，革新运动的虚假性也开始显现”。拯救他烦闷心灵的正是九州派。“这群人既烧钱又只会空谈”——他满腹牢骚地加入其中，但从博多归来时，同事却说：“你的神情变得清爽多了”。在九州派时期，他回忆道：“曾模仿他人用漆黑颜料涂抹画布，却力不从心又缺乏干劲。”正值他处处半途而废之际，一句“你究竟是谁”的质问如醍醐灌顶。

宫崎在京都学艺大学(现京都教育大学)主修雕塑。九州派于 1960 年代进入解体期, 彼时他开始重新审视雕塑世界。当他用报纸卷制、铁丝网球裹石膏制作装置艺术时, 突然萌生了“用木头雕刻球体如何?”的念头。

初现端倪的“东京展”

自从将木材作为创作素材后, 我的创作热情突然被点燃。木球接连不断地诞生出来。这些被滚动着、或塞进带隔板的箱子里的木球, 有的呈卵形, 有的呈椭圆形, 有的浑圆如球, 有的则畸形扭曲, 各自展现着独特的神韵。

「或许是木材蕴含的温柔特质与我性情相契。反过来说, 木材本身具有方向性, 无法随心所欲地雕刻。这种不随和的特性反而深得我心。」

能遇见如此契合自身气质的素材实属幸运。他坦言:「一旦开始创作, 作品便如自我繁殖般源源不断涌现, 根本停不下来。」

1966 年在东京骏河台画廊举办首次个展时, 他将大小不一的木球散落于地面。来访者们出乎意料地专注观赏, 甚至流露出愉悦神情。“我究竟是谁”的答案似乎正逐渐清晰。正因如此, 撰写履历时他常以此展为起点。

九州派的风格各异

渐渐地, 球体变形形成的波纹开始显现。在带有平缓凹凸面的木板上添加头部和脚部, 便令人联想到人形; 将波纹状的柱子排列组合, 则形成群像。更进一步, 通过将球体(圆木)与木板结合, 演变出跷跷板、手推车等动态雕塑。这些质朴而富有动感的雕塑蕴含着原始的豁达与力量, 但宫崎称之为“对前现代事物的向往”。这种寻求与人类社会联结的姿态, 自九州派时期便始终如一。

这些作品曾亮相于九州现代美术展(该展汇聚众多九州派成员)、幻想与情念展、今日美术展、竞赛形式的九州室外雕塑展、现代九州雕塑展等。

期间虽调任门司商业高中, 但于 1980 年五十岁时辞职。“那时儿子正读大学二年级。妻子唠叨着‘至少工作到他毕业吧’, 但我总想着‘至少要坚持到他升二年级。’”

“工作必须以五十岁为界限”——他强硬退休的背后, 或许源于年轻时在百道海水浴场夜间遭遇“你是谁?”的质问后, 渴望早日找到答案的执念。如此看来, 九州派确实为宫崎提供了重大机遇。他曾以“九州派已终结”为由拒绝参展九州派展的新作单元。但宫崎认为:“每位成员都以各自的维度延续着九州派的精神。

